

读后记

从心所欲臻佳境

——《燕台咏怀》读后感

贺宗仪

不久前,柳新华先生将自己精心创作的诗词作品结集为《燕台咏怀》,由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。

《燕台咏怀》以“岁月如歌”“四季吟咏”“赠答酬唱”

—

这部诗词集洋溢着深挚的家国情怀和浓郁的时代气息。作者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家乡,挚爱着人民、时代与生活,善于从生活中发掘诗意,兴之所至,下笔成诗。在作者笔下,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生僻的典故,只有真挚的情感和朴实的词语,诸多作品真实记录了其人生经历尤其是晚年生活,生动地反映了其思想、品格和志趣。

作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工程的首倡者、研究者和推

—

这部诗词集彰显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执着的艺术追求。无论是感事抒怀、咏物寄志,还是寄情山水、抒写时令,抑或是思乡怀亲、题赠酬唱,作者皆有感而发,赋予作品应有的思想内涵。同时,也在不断地对诗艺进行探索,力求声韵合律,文情并茂。

请看他的怀亲词作《青玉案·雨夜思母》:“倏尔廿二年长逝。入梦境、阴阳晦。夜半星槎回故里。母迎儿

三

这部诗词集展现了鲜活的题材内容和多样的体裁形式。就题材内容而言,大到国计民生,诸如歌颂祖国巨变、赞美神舟飞天,小至自身生活,诸如乘车登阁、踏青野游、写景咏物,均在诗人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描绘和生动的体现。就诗词的体裁形式而言,也是多种多样。其诗作有五言,有七言,有杂言,或古风,或律绝,或新诗,可谓诸体皆备。其词作,则运用了五十余种词牌,有常见

四

诗词创作,人皆可为。然而要写出好作品来,大致离不开三个条件,一是生活阅历,此乃创作之源泉;二是知识学养,此乃创作之基础;三是灵性天赋,此乃创作之内驱力。柳先生阅历丰富,学养丰厚,悟性亦高。在灵感突至时,便信手拈来,展现于笔端。初稿完成后,又字斟句酌,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日积月累,便有

“弄孙儿歌”“联语绪存”为单元,收录了作者从步入花甲到适逢稀龄这十年间创作的诗词260余首、联语180余副以及儿歌50余首。诵读这些作品,我们可

以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,感受其非凡的人生体验、情感激荡和心灵轨迹,领略其坦荡的胸襟、高雅的志趣、笃定的勇气、坚韧的毅力和执着的追求。

不令人动容?2019年4月24日,柳先生在久居北京数月后,乘坐舒适快捷的高铁返回烟台,不禁感慨良多,吟成《七律·乘高铁有感》:“初昔差旅可忧怜,购票登车如闯关。接踵摩肩疲站立,细油噪耳苦熬煎。一从高铁驰寰海,无复出行怕阻艰。舒适快捷连路景,朝出夕返享平安。”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祖国的飞速发展和时代的巨大进步,读者怎能不被诗人的喜悦之情所感染?

作者的咏物诗也清新可读,如《七绝·梨花》:“青山眺望千株雪,碧水知闻百里香。托嘱东风传远客,夕霞隔岸照红妆。”《七绝·咏柳》:“绕池柳树沐朝阳,新染鹅黄各短长。最美须看风起舞,倩姿斜向碧荷塘。”诗人在描摹景物形态时,或寄托思想感情,或蕴含生活哲理,或表现高雅志趣,或寄寓美好愿望,此类作品可称佳作,皆美妙灵动,意趣盎然。

作者依门盼睇,笑问家何事。嘘寒问暖无休止,万嘱千叮不容喙。雷鼓醒苏挥涕泗。至亲骨肉,祈逢来世,母子重相会。”诗人借梦幻纪实,通过“母迎儿子,依门盼睇,笑问家何事”和“嘘寒问暖无休止,万嘱千叮不容喙”等生活细节,以及“夜半星槎回故里”和“雷鼓醒苏挥涕泗”的特写镜头,用深沉哀痛的语气,表达了对母亲无尽的思念之情,感人肺腑,催人泪下。

的,也有不常见的,诸如渔家傲、沁园春、浪淘沙、渔歌子、菩萨蛮、鹊桥仙、玉楼春、蝶恋花、朝中措、柳梢青、清平乐、鱼游春水等,可谓蔚然大观。柳先生对传统诗词的多种体式均能驾驭,创作得心应手,驾轻就熟,真乃心中舒卷自如,笔下异彩纷呈。

此外,这部诗词集还收录了不拘格律的儿歌和有别于韵语的联语。儿歌多采用比兴手法,贴近生活,简单易懂,音韵流畅,朗朗上口,寓教于

了这部诗词集的诞生。这毕竟是柳先生诗词创作的初始成果,倘若假以时日多加锤炼,想必会更趋上乘之作。好在来日方长,期待下一个十年能拜读到柳先生更多的精警之句、完美之作。

著名诗人闻一多在《诗的格律》一文中有个生动的比喻:“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,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

快,跳得好。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,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。”柳新华先生心甘情愿“戴着脚镣跳舞”,现已步入孔子所谓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古稀之年,也已达到了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创作境界。衷心祝愿先生身笔双健,乘势而上,继续向着“从心所欲多佳作”的佳境不断迈进。

刀锋与花影

——牟民散文《在刀子和玫瑰间行走》评析

冯宝新

在烟台散文作家群中,栖霞高级教师牟民先生可以说是一位笔耕不辍、不断进取的作家。多年来,他认真观察农村,以独特视角和审美自觉捕捉和提炼生活,创作出一批散发着泥土芬芳、具有艺术和哲思高度的精品,先后获得各种文学奖项30多个。如获得2024年度吴伯萧散文奖的《在充满希望的乡间》、获得第三届“青未了散文奖”的《在刀子和玫瑰间行走》等作品都能代表他的风格。

—

散文《在刀子和玫瑰间行走》以多维度叙事揭示人性在瞬间抉择的挣扎与觉醒,通过五个故事片段探讨“刀子”与“玫瑰”的隐喻意义——“刀子”象征时间、欲望、暴力等无形之痛,“玫瑰”则指向救赎、爱与和解的可能。作品以冷峻笔触剖开生活的多个层面,展现个体在命运洪流中的微小抗争与精神蜕变,叙事中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。

首先,从象征手法运用看,核心意象的二元结合具有深刻象征与哲学思辨意义。全篇以“刀子”与“玫瑰”为核心隐喻,“刀子”象征生命中的困境、创伤与道德割裂(如父亲的衰老被喻为“时间的刀子切割”,杀猪大哥的暴力冲动具象化为“嗜血的刀子”),而“玫瑰”则指向人性中的温情、救赎与精神觉醒(如临终大爷与老对头的和解、发小对爱情的克制选择)。二者的碰撞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,而是如著名评论家李掖平所言“外部世界与内心隐秘的有机缝合”,例如杀猪大哥面对二叔时“刀子停在空中”的瞬间,既是暴力的消解,亦是人性善意的萌芽,通过镜像折射人性的多面性。

在叙事结构方面,文章采用多线并置的蒙太奇手法,呈现作家驾驭文本纯熟技法。文本打破线性叙事,采用多线并置的蒙太奇结构:文章由多个看似独立的小故事(父亲的老去、女孩溺水、好友遇难、发小的遗憾、大哥的虚张声势、大爷的临终和解)组成,结构上看似凌乱,呈现出一定的碎片化。然而,所有故事都紧紧围绕“刀子与玫瑰”这一核心意象和“瞬间选择”这一核心主题展开,体现形散神聚特点。每个故事都是对核心主题的一个具体阐释和佐证。

父亲的病痛、胡同鬼影、发小的遗憾、杀猪匠的暴力等片段看似独立,实则有“瞬间选择”的主题串联。例如“月光下的一吻”与“临终玫瑰”形成环形呼应,暗合《献给玫瑰》中“开始—离别—重新开始”的轮回结构。这种叙事手法既呈现个体命运的偶然性(如“好友溺亡的预警被

忽略”),又通过碎片拼贴揭示集体生存困境。

通过质朴语言与哲理思辨的交融,在日常叙事中开掘出深刻主题。文本语言朴素平实,贴近生活口语(如“东邻大哥杀猪没父亲利索”“二叔喊‘捅呀,你不捅是吧’”),却暗含深刻的哲理,形成“大巧若拙”的艺术效果。

口语化的哲理:如“真正的人是不动声色的”“私心杂念……量变到质变,心中之魔长成参天大树”,将抽象的人性规律转化为日常经验;“时间如刀子……直到掏空身子,它才慢慢悠悠缠绕病态的父亲”,以比喻道尽生命的脆弱与时间的残酷。

反讽与批判:如“狠斗私字一闪念,斗来斗去,仍然斗不完这原子弹一样的强势”,以戏谑口吻揭露人性私欲的顽固;“有人捧着圣贤书……打一个掺水的高分”,直指道德表演的虚伪,语言犀利却不失克制。这种“日常即哲学”的表达,使文章在通俗中见深刻,在平凡中显智慧。

对比手法的多重运用,呈现出人性的多面镜像。文中大量使用对比手法,通过人物行为的反差凸显人性的复杂:同一人物的前后对比:大哥“对外人挥刀”与“对二叔停手”(“刀子欺软怕硬”),暴露其外强中干的本质;发小“暗恋时的情感克制”与“被退婚后的遗憾”(玫瑰变为刀子),展现出人的欲望与道德的矛盾。不同人物的对照:大爷“宽容老对头”与“村人离他远远的”(善意与偏见的对比),二叔“不怕刀子”与大哥“欺软怕硬”(强者与弱者的反转),均通过镜像折射人性的多面的复杂性。这些对比不仅推动情节发展,更深化了“在刀子与玫瑰间行走”的主题——人性的觉醒,往往发生在一念之间的选择中。

二

《在刀子和玫瑰间行走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表现在其将深刻的哲学思辨(瞬间选择、人性困境)聚焦于“刀子”与“玫瑰”这一对极具张力与包容性的核心意象之中。通过多维度、碎片化叙事结构来反映深刻主题,作者以冷静克制又饱含诗意与悲悯的语言,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私欲的腐蚀性、表象与本质的悖论,以及瞬间抉择所承载的巨大重量。作品融合个人经验与普遍关怀,穿插科学认知与民俗智慧,最终在结尾处通过“最后的玫瑰”完成了精神的升华,展现了在时间之刃和人性暗礁中,唯有爱、良知、宽容与和解(玫瑰)才能导向内心的安宁与超越。这是一篇思想深邃、情感真挚、艺术表现力强的优秀散文。